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

令盜娘翠

田念萱改編

京劇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華東人民戲曲叢書」。
- 二 本叢書選編華東區戲曲改造運動中各種優秀的戲曲與曲藝作品；兼收其他地區的優秀的戲曲曲藝作品。
- 三 本叢書選編作品範圍，戲曲方面包括京劇、越劇、滬劇、江淮戲、維揚戲、蒲戲、滑稽戲、方言話劇、常錫文戲、甬劇、紹興大班、閩戲等地方戲；曲藝方面包括評話、彈詞、大鼓、快書、四明南詞、宣卷等。
- 四 本叢書編輯標準，以作品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程度來決定；特別是經過演唱有成績，為廣大羣衆所歡迎，對他們起了重大教

育作用的作品。

五 本叢書編輯目的是：一、在推進戲曲改造運動，供給各地劇改工作者與演唱單位以新的脚本；二、給廣大愛好戲曲的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戲曲改造運動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三、與各兄弟地區交流戲曲改造運動的經驗。

六 本叢書以後擬陸續編選出版。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編輯委員會

人 物 表

- 舒德溥 以教館爲生的斯文人。(簡稱溥)
- 蔣 二 寧王府老管家。(簡稱蔣)
- 王儂頭 理刑衙門差人。(簡稱王)
- 王 妻 王儂頭的妻子。(簡稱妻)
- 舒 母 德溥的母親。(簡稱母)
- 舒德芬 德溥的弟弟。(簡稱芬)
- 趙大媽 鑲穿珠花過活的手藝人。(簡稱趙)
- 趙翠娘 趙大媽的女兒。(簡稱翠)
- 麻達之 寧王府長史。(簡稱麻)
- 麻 容 麻長史府中家院。(簡稱容)
- 麻淑珍 麻長史的女兒。(簡稱淑)

麻 興 麻長史府中的門役。(簡稱興)

吳世仁 江西按察副使。(簡稱吳)

青龍寨弟兄

中 軍

差 人

家 役

衙 役

第一場

〔舒德溥上。〕

溥（唱西皮搖板）

天寒歲暮霜風勁，
一路冰雪實難行。
不願辛苦往前進，
祇爲罷念老娘親。

（白）卑人舒德溥，江西南昌人氏。父親舒禮傳，爲官清正。祇因參奏寧王，被朝廷削職，抑鬱而死，遺下老母和我弟兄二人，窮苦度日。是我在湖廣就館，藉以奉養老母。際此年終放學，那東家送我學俸紋銀三十六兩，我不免帶回家去，買些柴米，一

家度歲，也好使老母歡喜一番。今日已是臘月二十九日，離家尚有數十里路程，我當速速趕到家中，以免老母懸望便了。

（唱西皮原板）

遭不幸我的父含冤喪命，
撇下了母子們孤苦伶仃。
惱恨那狗讒臣執掌朝政，
害得我善良人難以生存。
去湖廣教學生得來學俸，
帶回家與老娘苦度光陰。
驀抬頭又祇見歸鴉成陣，
西北風吹得緊寒氣逼人。
我這裏趕路程急忙前進，
但願得早到家拜見娘親。

〔舒德溥正將下場，忽聞台後一聲吆喝。

〔內聲：『狗奴才，看你們往那裏逃？』

溥（唱西皮散板）

祇聽得人喧嚷沸騰一陣。

〔王儉頭夫婦倉皇奔上，顛顛回頭，急奔而下。

〔討債人蔣二追上，口中不斷吆喝。

蔣 狗奴才，看你們往那裏跑？（急追而下）

溥（唱西皮散板）

緊追趕苦奔逃不解其情。

(白)哎呀，看前面男女兩人，倉皇奔跑，後面這人
苦苦相追，不知爲了何事。我不免趕上前去，看個
明白。正是：

(念)不能祇掃門前雪，要管他人瓦上霜。(下)

第 二 場

(王德順夫婦倉皇奔上，王妻瘦極倒地。)

王 怎麼，趴下了？快跑呀！

妻 我跑不動了。

王 跑不動也得跑呀，蔣二追來了。

妻 追來就追來，我跑不動了。

王 他追來了，你有錢還他？

妻 我沒有。

王 那你願意跟他去坐監牢？

妻 坐監還有一口牢飯吃，比挨餓強。

王 你不跑，我可跑了。

妻 不行，我們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塊兒。

王 你，你這人真是囉嗦，快走罷！

〔王饒頭將妻拉起，正要下場，蔣二已追至。〕

蔣 狗才，你們往那裏逃？（上前揪住王饒頭）

王 二爺饒命。

蔣 我找了好幾天，今日真是冤家路窄。我不要你的命，欠債的還錢，還我紋銀三十兩，放你走路。如若不然，我把你送到衙門，打你幾十板，讓你坐班房。

王 二爺，並非小的有意宕帳，祇因身無分文。想當初向二爺借錢，原指望小本經營，將本求利，換口飯吃。那裏知道買賣也不是容易做的，利錢又重，賠了個精光，如今連飯都吃不上，那兒還有錢還帳？

蔣 這麼說，你是打算不還了，是不是？

王 二爺，不是這樣說。您是寧王府管家，小的怎敢賴您的債。我祇是把苦處向您老人家訴個明白，請您老人家再寬限些日子。

妻 等我丈夫求得一差半職，領得薪餉，再來奉還二爺。

蔣 （瞟王妻一眼，態度忽變和緩，語調也不似先前嚴厲）你丈夫真的拿不出錢來？

妻 真的分文無有。

蔣 你呢？

妻 我也是一文不名。

蔣 你們既然拿不出錢來，就讓我想個變通的辦法罷。

王、妻 若能如此，感恩不盡。

蔣 我這個人是最講人情的，你們拿不出錢來，我還能把你們怎麼樣？

妻 蔣二爺恩重如山。

蔣 我看就這麼辦罷。王饅頭，你欠我的錢，我不要了。

王 (出乎意料之外)二爺，這……

蔣 你就把你的媳婦抵了債罷。

王 (更感到出乎意外)這怎麼使得？

蔣 有什麼使不得的。你媳婦生得伶俐，長得漂亮，你養不活她，白白餓死，豈不可惜。我是個善心之人，有道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到我家去，有吃有喝的，過快活日子。再說，我們寧王千歲爺有後堂姬妾數百人，我這管家的也該有個三五房家眷，才像個樣。所以，我願意拿三十兩銀子，把你媳婦買過來，你看怎麼樣？

王 (氣極不知如何回答)這這這……

妻 (搶着開口)住口！不要胡言亂語。

蔣 嘿，你這個娘兒們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沒有工夫跟你這兒磨牙，來！跟我走。(動手拉王妻)

妻 你這狗才，不要無禮。

王 二爺，這不能。

蔣 你還要講禮？你配？

王 放手！你到底要怎樣？

蔣 說了半天，你還不明白，我要你媳婦去抵債，你聽明白沒有？

王 你放屁！

蔣 怎麼，你敢罵我？

王 我還要揍你呢。（拳頭一揮，蔣倒退幾步）

蔣 好小子，你欠債不還，還要動手打人，來罷。

〔蔣二撲上前去，與王饒頭扭打起來。〕

〔舒德溥上，見王、蔣扭打，急忙上前勸解。〕

溥 啊，二位！大路之上，爲何爭鬥起來？（拉開兩人）年頭歲尾，有甚爲難之事，不妨好好商議。看在卑人的份上，住手了罷。

妻 來，就請這位相公來評評誰是誰非。

蔣 你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溥 啊，大哥，並非卑人多管閒事。見人相打，那有袖手旁觀之理？有甚爲難之事，說說何妨。

蔣 他借了我的錢不還，還要動手打人。

溥 啊，有這等事情？（對王）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 相公有所不知，請聽小人講個明白。

蔣 你動手打人，還有什麼說的。

溥 大哥不要性急。(對王)你慢慢講來。

王 小人前因生計艱難，日食無着，夫妻兩人商量，想做點小本生意，圖點小利，也好過活。——蔣二爺，他是寧王府裏的管家，我向他借了三十兩紋銀做本錢，立下借據，講明按月付利，半年還本。那曉得生意難做，再加利錢太重，不要說不曾賺得錢來，連本錢也都賠光了。因此借他的三十兩紋銀，一時還不出了。

溥 你一時無力還債，也應好好與他商量，爲何動手打人呢？

蔣 可不是？

妻 相公！我們已經是三番五次的求他寬限，他不肯應承，總是苦苦相逼，剛才他竟然異想天開，要我……

溥 要你怎麼樣？

王 他要小人把妻子送他，押身抵債。相公！你想這世界之上那有這樣的道理？

溥 啊！(對蔣)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妻 着呀！

蔣 (斜睨溥)你是那兒的酸秀才，敢說我的不是？我是寧王府的老管家，千歲爺都得讓我三分。

溥 啊！你是寧王府的老管家，自然是知道王法的。我

且問你，這殺人……

蔣 償命。

溥 欠債……

蔣 還錢。

溥 着呀！欠債還錢，那有搶人家妻子抵債的道理？

蔣 誰說要搶他的媳婦？他還不出錢來，我就想了個變通辦法，請他媳婦到我家裏去做個擔保，等他把錢還來，那時候我就把他媳婦奉還，保險他原封不動。

溥 胡說！你這等行爲，分明是仗勢欺人。

蔣 啊！好一個大膽的酸秀才，竟敢罵起我來了。你有本事管閒事，就替他還我三十兩銀子。哼哼，我諒你也拿不出來。

溥 呀呀呸！

（唱西皮搖板）

聽他言不由人心頭火上，

恨豪門狗奴才似虎如狼。

我有心勸兩人好言和解，

他竟敢仗勢力惡語相傷。

（旁白）這等奴才，真是欺人太甚。我看這個欠債之人，倒也是個善良之輩，決非賴債不還。我身邊尚有三十幾兩紋銀，何不代他還與這狗奴才，免得他

夫妻拆散。有道是：『救人須救急，爲善要爭先。』我就是這個主意。(轉身對蔣)來來來！

蔣 幹什麼？

溥 我這裏有三十兩紋銀，他欠你的債，我代他還了。拿去！(取銀給蔣)把借據退還與他。

蔣 咦！你這銀子是真的還是假的？(接銀細看)

溥 你睜開狗眼，看個明白。

蔣 錢到了我的手，隨你罵，我也不跟你計較了。(退借據與王饅頭)有了錢，我還要這個幹什麼。天色不早了，少陪少陪。(下)

(王饅頭夫婦喜出望外，不知所措。)

溥 哎呀，天色將晚，我也要趕路去了。(下)

妻 世上竟有這樣的好人，真是大恩大德。

王 萍水相逢，替我們解了危急，真是世間少有！

妻 但不知是那家相公，你可認得？

王 我不認得。

妻 那你爲何不問他姓名？

王 哎呀！我剛才樂得糊塗了。你，你爲何不問呢？

妻 我也樂得糊塗了。

王 罷了。此刻人已去遠，前面三岔路口，又不知他往那道而行，追也追不上了。祇是我看這位相公也是貧寒秀才模樣，並不是有錢之人。今朝年盡歲逼，

將幾十兩銀子替我們解了危急，他自己一家，還不曉得如何度歲。想起來心裏委實難過。如今我更加明白了。

妻 明白什麼？

王 世界上有錢之人，都是歪心做事，專門欺壓好人。倒是窮人們還可以相幫相助，有個照顧。正是：

（念）富幫富來窮幫窮，

妻 （念）窮富心腸各不同。

〔夫妻同下。〕

第三場

〔舒母上。〕

母（唱西皮流水）

最可嘆滿朝中豺狼當道，
我的夫含冤喪命身後蕭條。
母子們遭窮困哀哀無告，
忍飢寒挨凍餓飽受煎熬。
大孩兒爲糊口去把書教，
離家鄉去湖廣水遠山遙。
適才間見鄰居敬神祀竈，
想起了家中事我好不心焦。

（白）老身舒門劉氏，丈夫去世多年。膝下兩個孩